

文林
枝叶



杂家杂忆丛书

姜德明 著

ISBN 7-80603-149-9



9 787806 031490 >

书 名 文林枝叶

著 者 姜德明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787×1092 毫米)

8.75 印张 130 千字

印 数 1—10000

I S B N 7-80603-149-9/Z·14

定 价 13.50 元

自序

山东画报出版社拟刊“杂家杂忆丛书”，提倡亦图亦文，更不拒文苑往事，掌故轶闻，实在大获我心。余编报纸文艺副刊三十年，从前辈学，追慕的正是—一个“杂”字。当然，离“家”则十万八千。

我有幸得茅盾、夏衍、萧乾诸家的指教，他们都有鸿篇巨著，却又身体力行地主张写文坛逸事等随笔小品，甚至是三言两语式的补白文字。如茅公为《小说月报》写世界文学简讯，夏公为《野草》写“蚯蚓小眼”，萧乾也给我们的副刊编译过语录式的小杂感。至于我的顶头上司袁水拍、袁鹰同志，他们走的也是杂家路线，我在他们的熏陶下受益匪浅，始终不敢轻视掌故轶闻之类的杂品。文体形式无罪，问题在于掌握某种形式者的人品和文品。再俗的形式在高明者手里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低俗者手里却可败坏了某种

形式的声价，流为贩卖黄色新闻的手段，制造卑劣趣味的工具，有的甚至是接受“红包”后的捧场文章，变相广告。

我平时爱写一点杂七杂八的文章，可能不入类，难登大雅；尽管我早已离开了编副刊的编辑工作，可提笔时总还想到对方版面的需要，想到自己的文章应该放在版面上的什么角落……倘以个人的微力能使对方的版面杂一点，我便感到非常愉快。这肯定是职业病在作怪，我却阿 Q 式地安慰自己：我至今并没有完全脱离我所爱的岗位。

为此，我乐于编成这本《文林枝叶》，并感谢出版社给了我这次良机。图片选择是否妥当，数量多少才合适，我都没有把握，估且作个试验吧。承陈志同志为我翻拍部分照片，曹雷同志提供曹聚仁先生诗稿手迹等，特表谢意。

作者

1997 年 5 月于北京



目 录

1	自序
1	雅意
9	“文坛逸事”之类
14	想见冰心
22	又访西子
28	《家书》何罪？
33	周扬与夏衍
38	散落的故事
52	火
56	“我是好人！”
64	箴言
67	新波与叶紫
75	忆赵家璧

84	高履芳与台静农
88	以群佚事
91	“罪证”
95	赠诗的友情
99	作家笺画
102	戏画/戏话
106	湖滨夜语
114	怀恋青春
120	纽约会友
127	石船的故事
134	文艺小楼
137	诗人曾岛
139	“捞针”
142	爱书的朋友
146	告别“毛边党”
149	买书钱
153	书肆的灾难
156	家书与送嫁诗
162	《忆》的双美
166	丰子恺与《导报》
170	钱君匋的刊头画
173	卞之琳与封面装帧
178	陈之佛
181	叶浅予的封面画

184	《西厓装饰画集》
188	《鸭的喜剧》插图
190	费新我画《家》
194	照片入封面
197	《半农谈影》
201	《光社年鉴》
205	舒新城的摄影艺术
209	关于《文坛茶话图》
215	一则书刊广告
218	顾一樵
220	“志摩纪念号”
222	《萧红小传》的版本
226	《擂台会》
228	《数学与你》
230	《曹聚仁书话》
232	《中国新文学图志》
234	戏报种种
238	再谈戏报
241	小凤仙
245	赛金花与瓦德西
249	尚小云画笺
252	舞台内外
256	读《川上集》
262	“神圣事业”的童话

雅 意

我开始征求作家的书墨，首先想到的是叶圣陶先生。多年前，我在通信中已经有幸得以欣赏叶先生的楷书了。那些用毛笔写在宣纸信笺上，或偶尔用钢笔写在道林纸上的字，都十分耐看。1972年，在“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气氛下，我已偷偷地去请叶先生给我书写条幅了。说是“偷偷地”，决非夸大其词，因为那时若让“造反派”们发现了，至少要被扣上“复旧”的帽子。

叶先生对待后辈总是宽厚大度的，他为我写了鲁迅先生的“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那首诗，而且用的是最见功夫的篆书。也许叶先生有感于当时的形势，对“四人帮”一伙毁我文化的劣行恨犹在心，他有意选择了这首诗。此外，又意兴不尽地用楷书给我写了另外一副对联，一张册页。叶先生的这

种用心，使一个后辈受宠若惊了。其实这也是老人家一向的作风。后来，我请先生为拙著《书边草》题签，他横着写，竖着写；用繁体字写，用简体字写，反复写来十几条，任我挑选。这种雅意实在是可感，也是后辈学之不尽的。

友人曾经赠我丰子恺先生写在宣纸便条上的苏曼殊名句“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这是苏曼殊在日本怀念祖国的诗句，出自《本事诗》之九，即“春雨楼头尺八箫”那首名诗。原来抗战期间，丰子恺先生在重庆开个人画展，购画者颇众。他住在客店的小楼上，每天都要作画。夜饭后休息时，往往在灯下利用画纸裁下的便条，随手默写一些古今诗人的名句。有的还盖上印章，任熟悉的朋友们来索取。我很喜爱苏曼殊的这首写春雨的诗，潇洒而抒情地描绘了诗人的心态。丰先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忧郁而终，我更加珍贵他这随意而书的传神笔墨，遂请友人冯统一精心装裱。统一年轻而有雅兴，他拿出所存的洒金旧纸，妙手裱成极为精致的小轴。这时已是雨过天晴的1978年。

我把这小小的条幅挂在壁间，常常望着这件精品出神。恍惚间如见一位多情的诗僧正在春雨中踏花独行。偶然又想到叶圣陶、俞平伯先生都是丰子恺先生的老友，何不送请他们一览，或请他们在条幅上题写一点什么。我想他们是乐于见到老友의 墨迹的。



先送到俞先生处，他愉快地展卷而读，连连说，诗好，字亦好。遂即写下：“曼殊上人句，得子恺书之为佳。己未三月俞平伯题。”叶先生则题诗一首：

神味东瀛俳句似，曼殊二语即完诗。

丰髯容或存斯想，兴到挥毫欣赏之。

凡是到过寒斋的朋友，莫不称道这三位前辈作家的笔墨之美，特别认为由丰子恺来书苏曼殊的诗乃是一绝。叶先生如果不是对苏曼殊、丰子恺有深刻的理解，也写不出这样有情致的诗。把这四者组织在一起，更是构成了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每每听到如是赞语，我不禁得意非凡，好像已能领略到收藏的乐趣了。

人似乎是贪心未足的，我也不能免俗。平心而论，爱慕叶先生的人格和文品是真诚的，喜爱先生的书法亦发自内心，于是又得寸进尺地想到了其他。叶先生在他的旧体诗集《篋存集》中写了好几首关于长江的诗，极有意境，若能请先生书成册页，岂不是文苑的一件珍品。不久，我真的提出了要求。叶先生回信说，他可以照写，而且还可多写几首，即《篋存集》以外的亦可抄奉。此后，叶先生去南方旅行，不想途中生病，回来住进医院，做胆结石手术。这时我才觉得自己的要求太过份了，有些失悔。同时盼着叶

曾繁煥肅臨不丁對謹言
筆未盡意蒼茫百感金風蕭
瑟空云齒駭竊竊聽荒蕪偏
閑

張明同志書畫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張明題

易終上人句以子瞻詩之為佳

己未三月俞平伯題

此鞋破錢世人識
踏過櫻紅第幾橋

神味東瀛俳句似受珠二語即完詩
豈覺聲容或存斯想與到揮毫取費之
德明同志屬題 葉莊陶

先生早愈，最好能忘却我向他求书的琐事。不想隔了几个月，在1979年3月，突然接到叶府的来件，是先生实践诺言的。五张信笺上，用钢笔书写了密密麻麻的江行诗词。与其说我接到书件时大为高兴，反不如说是大为自惭和内疚。想到先生病体初愈，想到先生已是八五高龄，我怎么会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竟如此消耗老人的精神！

诗词共十七首，计从 1938 年起至 1961 年止，他写长江的诗都在内了，还附有注解，最后是小跋：

德明同志嘱钞呈旧作江行诗，检之则甚少，乃并略有关涉之作附录之。本当以毛笔端正缮写，而迩来视力益差，笔着纸往往涂成墨团，不得已改用钢笔。然钢笔书非所素习，写来如是草草，良为歉疚。惟希原而存之。

1979 年 3 月 23 日

究竟谁该表示歉疚？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吗！从此，我再也不敢向长者求书了。

1981 年 6 月 15 日，叶先生在来信中顺便又提到别人向他求书的事。读后，我的心隐隐作痛。信中说：

我已不能写毛笔字，即使写三个字之书名或刊物名，常常写几十遍不像样，总有个把字出毛病，甚感苦恼。我决意作一份简短的启事，说明写毛笔字为难的实况，恳请原谅我不复能应命写字。如有人来托写，我就以油印启事一份给他。

好几年了，我已多次委婉地劝过想向叶先生求书

的人。此刻读了这封信，仍然感到像是在刺我。后来，那封油印启事果然印了出来，署名叶圣陶，题为《敬致嘱我写字的同志》：

多年以来，朋友们嘱我写张字，或者写个书名刊物名，我总是一口应承，勉力写就交去。到了近两个月，我自信再不能写毛笔字了，现在把情况说一说。

白天开了桌灯，戴上眼镜，左手拿着放大镜，用钢笔或者圆珠笔写字，还可以成个款式，不必重写。写毛笔字可不然。不拿放大镜，落笔没有数，往往写出怪字来，譬如写个田字，中间的一划一直有时写到了方框的外边去了。拿着放大镜也不行，镜要移动，笔要蘸墨，结果字跟字不贯气了，大小也不匀称了。说也惭愧，写个书名至多不过十个八个字，一遍写不好，再写一遍，写上几十遍，竟没有勉强可以满意的。近两个月间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心里烦恼，身子疲累，深以为苦。

我不得不抱着甚深的歉意向嘱我写字的同志陈诉：我实在不能写毛笔字了，辜负雅意是出于不得已，倘蒙原谅，不胜感激。

现在，距写这封信的时间又已过去三年了，如今

叶先生已经度过了九十大寿。可喜的是他的精神仍很健旺，不久以前我还在北京饭店的会场上碰到过老人家。但是，这中间他进出医院多次，先后做了几次手术，现在连写钢笔字也困难了。如今他只能用墨水笔，写那又粗又大的字。即使如此，好像还不断有人来求他作书。

“圣翁，宽恕我当年的无礼无知吧！”

1984 年 11 月

“文坛逸事”之类

最近看到茅盾先生给《文学报》写的创刊词，又提到报纸副刊应该有“百花齐放式的文坛逸事、艺圃珍闻等等”。联想到去年9月，他谈到办副刊时也说“要有‘文坛近讯’和‘艺苑韵事’等‘隽永的短文，使读者感到兴趣’，其内容‘也可以是一小段世界文豪的逸事，也可以解释一个文学上或美术上一个流派的意义’（见《战地》1980年第六期）。一位终生从事编辑和写作的老作家，在他就要离去之前反复讲到“文坛逸事”在副刊上是不可少的，确乎值得人们考虑了。

一谈到“文坛逸事”，有些人常以为是茶余饭后的消闲之作，类如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小玩艺儿。这当然是个误会。1921年1月茅盾在革新《小说月报》时，便开始在刊物上连载自己写的“海外文坛消息”，